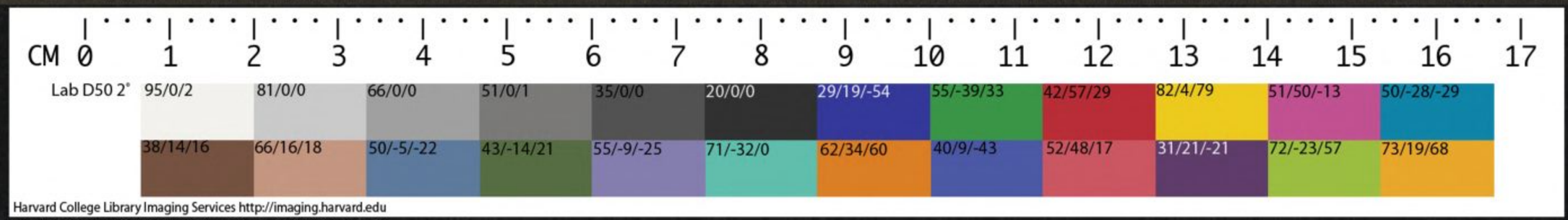
T2 20/7 21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六

東莞臣陳　建　著輯
橋李臣岳元聲　訂合
庠生沈國元　校正

英宗睿皇帝紀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事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陳建曰是時三楊惓惓請開經筵以進聖學而李于考功茂弘已竊有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爲文具之歎矣

矧王振又從而十寒之雖三楊如之何哉天順日錄曰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無意外之禍年六十五即抗章致仕而去後來果驗蓋智者嘗見於未然茂弘有焉建按 宣廟以前 天子無日不御文華晉接羣臣商確政務幽隱畢達天下號稱太平至正統初 英廟幼冲王振用事遂事體一變九重萬里此有識之所以深憂與

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廣西○擢侍講劉永清爲廣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七升以上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衆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失律亦召還 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并三表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至京以爲戶部尚書○召應天府

尹廓墜爲兵部左侍郎墜湖廣宜黃人初爲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察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墜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傳足音錄之以風世○北方郡縣多蝗遣工部侍郎邵旻分道督捕之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智武昌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永豐賊曾子良作亂聚衆據大樑官兵禽而剿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飢而被誘脅者不可令廋死倡義捐俸爲粥賑之奏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脅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速自來衆悉詣官自告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爾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

餘石所活不勝計至是召陞右都代顧佐掌院事○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罪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

識者韙之○撥賜河間府等處安插外夷歸附官員田土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所鎮撫一百畝尋又來夷人每名撥與德州田地五十畝○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勑專一提督○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優免先聖子孫差役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裔國公周惇順預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九月張瑛卒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　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

建曰紀廣超陞三級而井源止一杯酒此王振之擅其權也此振之彰其權而示人使趨其權也與寵之喻固古今同慨也夫

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本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凡游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僞者多至是令復照舊造

建曰必周知冊造而後僧徒無冒濫之弊而奸慝無所容此令復舊章宜矣但後來不知何時復廢豈非臣工玩愒之罪也夫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凉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處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

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效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變色以罵糧不繼爲辭即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敝怯懦不忠侵尅軍餉乞正其罪以正法紀勵將士　上乃命王驥巡邊整飭邊務便宜行事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大臣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顧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賜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令當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治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天順日錄記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　張太后之力　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宦官不差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任三楊非　太后不能　上初即位幼冲有詔凡　潮　延大政必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無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揭開某日中官其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詔振責之由

是終　太后之世振
然後專權無忌也

以宋儒胡安國蔡沆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巳禿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榮授以方畧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去遣知院何鸞等納款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遣行人齎勑旌江西義民魯希恭等復其家先是宣德乙卯江西饑希恭及新淦鄭宗魯各出粟二千石於官以助賑濟吉水胡有初千五百石金陵陳謙千二百石巡撫侍郎趙新並上其事乞旌之以示勸于是遣行人齎勑書賜希恭等旌爲義民勞以羊酒免雜徭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郤宗宗九載滿在吏部上爲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

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楊士奇薦御史彭最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魯穆卒

按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寃濫懲貪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訶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諭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穆自幼舉動與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茉根百事可做此入官請寄不行閒遺並絕義色正詞清心寡慾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没不能斂

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故老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故謹爲有徵也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勑驥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時勳衛陳儀言于　上請于寧夏甘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上然之儀平江伯陳豫子也

○召温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

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温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奬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擢是職

按何文淵後擢居家守節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聲名寔卓冠一時所以外者由當時聖君賢相持鼓舞明作之權得激昂勸勵之道所以雖中才之士而皆爭自灌磨奮勵相勸而善刻深者變爲仁厚刀筆者變爲循良也大抵天下惟中人最多上智與下愚不常有中人可與爲善可以爲不善顧在上之人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我祖宗所以激厲賢才之道無所不用其鄭重其初除也必超授必久任焉其有成績者必璽書奬勞必親諮必召見便殿賜金帛綺衣或召入閣賜坐賜茶或增秩或陞俸或賜金帛綺衣或召見便殿賜坐賜茶至所以懲貪阻墨者則又必下獄必謫戍或充胥吏不但解印綬歸田里而已焉朝廷勸沮如此是以諸臣上焉者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者亦有所畏憚而不敢恣肆之甚也　祖宗善政固多而此尤爲政化之本

民第一義馴至近日此義泯如其遷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幕善者無所勸夠惡者無所懲後來之治不如　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勅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内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兹以逺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

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謠語專欲隨壞　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臟亦任吏部日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二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謝景泰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楊蹈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類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去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邪正倒置矣按李文達此語亦公益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壞之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斜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樂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許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赴敵者安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敗朝廷處置頗爲得宜蓋自殘安敬而後軍令肅械劉廣而後欺玩懲正后能

之許冒而後功罪核付王驥以便宜而後闔外專賞柴車之忠誠而後人臣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終奏膚功而狂虜卒於破滅有由然矣嗚呼此三楊之所以爲可稱而後之謀國安邊者所當取法與

戊午　正統三年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凉州逾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

闕爲特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曾
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
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
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
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産不可
勝計虜酋率數千騎遠竄尋死
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遣行人盧懋齎勅書旌
江西太和民蕭襄爲義民以出穀千二百石以備賑荒也
○直隸淮揚地方被災蠲課數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
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

后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淮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賤鹽積聚民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河南參政孫原貞奏參劾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牧穀麥伐竹木以贍貨財用以納通稅辦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攢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其求用心之勤治事之能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稱之乞勑該部覈實原其過誤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

泉吉安人

雙櫃歲抄謂泉謫官盡瘁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薈紫戟服簪絳章氣魚然藐視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徙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徙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

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撥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

被二議三楊之議爲長蓋南北更戍不獨水土不習且道遠亦難爲勾解今天下軍伍多缺緣此鄉孟賢之意不過拘舊制憚更張焉耳殊不知政貴因時損益豈宜膠柱爲賢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塲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靠塲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陛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會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祿一千石

王直曰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當宿勁兵在良將又輯近臣徃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爲利回不爲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迨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王柴諸公夙夜圖議振頹綱去弊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而天威震動於萬里外矣建按一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驕心遂生以中國之富強爲無敵以四夷之蠢弱爲易與遂南

啓麓川之爭北挑兎剌之釁卒致巳巳之變神器幾搖老子曰福兮禍所伏傳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固有天下之至鑒與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巳未　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蘭從善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其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

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

按陳公祚以言事屢中奇禍永樂間謫佃武當山者十年宣德間舉族遭囚禁者又數年至是復械繫論死辭文清嘗謂其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時論以此諸劉元城鉄漢云

新作京城九門成董其役者太監阮安也○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按質鳳陽人始由教官荐授御史歷陞今職臨政公勤果發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詔陞戶部與論懽然尋遷刑部尚書

三月京城大水爲災詔求直言勑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恤翰林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

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陞蘇州府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鍾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清潔之操一塵不淬其執守之固千夫莫回一時鮮見其比鍾在蘇也盡心民事剔蠹除奸輕徭薄賦設濟農倉清收粮弊防運夫侵盜則置綱運簿防其禮需察則置館夫簿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後之守郡者所宜法焉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徃白之郡民自耶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讌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扣馬泣留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民皆尸祝之

建白　祖宗朝吾東莞縣令盧秉安漕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土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民詩滿囊十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桂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徃徃如此西漢王嘉疏謂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大率然也近文莊公曰我朝自　聖祖稽古定制始循有虞之典籍年爲滿中考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

淪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
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劒不奉約束　宣
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劒毋過三十
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
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
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
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
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
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
年寇大舉入桃渚官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
墓束薪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
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
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
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
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師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
斷江守帥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
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
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
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

有悔于祖文多矣

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徃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癘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王將失律喪師罪當效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頒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庶曰近日胡尚書世寧奏議一款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此照　文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建按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代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脫巾待哺策斯下矣此三策而莫克由其然近日諸邊每止行下策而莫克由其上雖中策行之猶扞格焉得得失上下人莫不知之何哉

七月遣太監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敗績以失機論死旋遇赦刑宥之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松潘番用兵以王翱巡撫四川贊

理軍務

十月廢遼王貴烜爲庶人先是府臣爲貴烜乞加祿上言簡王得罪朝廷太祖時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不久至是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時楊溥與楊士奇以福建僉事廖謨事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擴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爲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斂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

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
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
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
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
陂塘閘埧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
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
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
所施無切於此

按三楊此疏可謂知本矣

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
忠宣○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投總督各布按
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糴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按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令各立預備四倉官
爲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
三楊備荒疏正援此爲說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
數繳報候考滿以憑黜陟

按此二事可見　張太后是時猶
能聽信三楊之言後此漸不然矣

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天順日錄記襄城伯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凝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士林嘉之仰慕丰采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同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榮請告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默菴集等書

永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以南楊號文定焉

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之才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每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　勑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三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片言折獄之才衆皆歎服有救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卻人之惠人以爲愛錢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獻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宗時亦有光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繄乎未有聞也

瓊綴錄云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審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著時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韙之振自是據據內閣之過裁決一歸於振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此皆三楊失柄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今論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丘濬雜著云一時賢相必稱三楊韙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斬龍易位物使旁午頻泛西洋魯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哉

雙溪雜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楊榮寬卿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軍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恣意行私蓋雖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尚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似未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造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北京衛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冗濫併鈐北試之法視爲虛文降級充軍之法弃不能用皆不能講究修復建按諸書所記三楊相業醇疵畧備尚論君子考之思過半矣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枝山野記先是王振謂三學士曰朝廷事體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於弊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箇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此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

陞廣西思恩州爲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以獲異僧也先是　建文帝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

牒出走雲遊四方自湖湘入黔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邋遢爲名遍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游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甚衆恐事洩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爲建文帝自滇歷閩游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詔爲老歸詳建文中

王世貞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儀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不識

鑄不置外朝而置宮門可窺 聖祖之意矣而不圖遠犯權璫所忌也聖明在上此牌宜復置宜官專恣之禍決須救得一半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後遇諸途瑄復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指揮其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聚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于振振嗾言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惟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決

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直隸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忱請敬宗達之敬宗曰其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敬宗浙江慈谿人○詔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從楊士奇等議也

命歸我　太祖避位而去其沒也得讖爲元順帝而況建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乎以親親言之固當視　景皇帝則告于　高廟而追讖之豈可已哉建祝　成祖登極初謂建文自焚當葬以天子之禮無貶黜之文天順帝初人之無辜釋其囚而聽其婚娶出入自在今日推　宗之心加以謚號使得比諸景皇帝固無不可也

以儀銘楊翥爲郴府左右長史○遣使齎勑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先是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軍民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盧陵周怡仁吉水楚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齡蕭頴圭永新賀新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以歸有司備賑濟　上命各降勑旌爲義民遣使特詔其家勞

以羊酒蠲其徭役恰等詰關謝各置勑書樓以後 上賜焉

按此只據王抑菴文集所作勑書樓記舉一府而天下可知當時人所以樂趨此事者只以一黃紙璽書之榮耳夫以一黃紙而易二千石遂可以活二千飢民所操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踰於此矣成化以後乃稍變而爲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於濫爵賣官之大焉 祖宗良法美意無復存矣可勝嘆慨

辛酉 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便宜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

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賜謚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

乞加邮典乃有是命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罷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

被三殿自永樂辛丑災至此垂二紀方修建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勢之意至矣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永制

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固皆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大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言建都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懼興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使懿文不夭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潮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距珠厓大詔殆萬里而遥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猶之可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於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輒起搶黃裹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并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

之勢與平佔婦之勢固倍徙什百不侔也今嘉靖聖
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
師九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居庸紫荊爲虜
垣途良鄉通州爲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
杞人之憂實
深耿耿焉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按訥蘇州常熟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聲聞江東
舉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士生至南京仁宗監國因其
賢命教功臣子弟遂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副都御史
懇乞致仕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
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
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行于世其立論於
性理之與多所闡明家居環堵蕭然周恤巡撫江南見
其宅窄監欲爲創新第于城中訥曰某素不愛華靡何
爲勞民傷財以重
我罪耶忱乃止之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賊首思任發遁去先是大軍
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
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崖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
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
賊敗走保險爲拒驥等益麾兵深入夜連環七岸于沙木
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
去王驥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
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
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其妻子來
獻七年班師還京

閏十一月李時勉爲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耻抑奔兢

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
藥死不能葬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興寢有常
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輔
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
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侯伯咸讓坐惟英國以耆年與
祭酒抗禮餘列坐諸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迨暮乃
散

十二月普化可汗及也先貢馬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

士高榖等試官取張驥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
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
璡工部郎中楊寧隨軍督戰有功陞璡禮部右侍郎寧刑
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爲將
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粮器械不後一人親帶
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衝敵皆披靡子
弟及士卒如緣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
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
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志已之勢聽
人指揮畧不較也成震邊
夷參之名將抑其亞乎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

州倉

建曰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丘文莊盛欲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寇實爲國遠慮也愚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則即與丘文莊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而行之亦無難者但患上下樂因循憚興作於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入于弊而無復可爲者矣

命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守將以下庭參翱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求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朱連旗幟十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卹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遼數年措置粮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暖人樂於戰守云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按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永樂初預靖難功累遷至今職居工部垂二十年卒追封荏平伯謚榮襄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爲亭爵祿之器但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而其妻素嚴正

中憚之不敢犯一日闕進酒迎于家其妻拜畢呼于曰將吳中一軸詰來宣之我聽閭左右曰此詰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詰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辭憲强笑容而已

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爲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永和初從諸司廨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

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焉

建曰王永和以一教官再遷即至侍郎當時用人惟以望不拘資格如此近日則以教官而望九卿不啻登天然也嗚呼任官惟賢位事惟能我祖宗實以之近日用人昧此而拘末世之資格難乎望三代之治矣

始置戶部太倉庫○吏部尚書郭璡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之罪也○擢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倭寇破大嵩跳渚于戶所殺掠居民浙江僉事陶成討詠之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

按枝山野記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亂之　太后頷之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又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按此記楊文貞于所對言議甚正第不識當時果有此言否竊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熙來即得君行政言聽計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祖時言之何不于正統初年言之直待太后臨崩而已亦耄期倦瘁乃言之乎枝山此記當出于傳聞然其詞誼則甚確足爲正論赤幟方氏文字久已弛禁梓行第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克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在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天順日錄記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于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以驥爲功之首不知驥罪之魁也

癸亥 正統八年

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爲刑部右侍郎昂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薦擢巡按御史有聲至是刑部禁囚劫獄而逃尚書以下咸禁錮緝捕陞昂侍郎掌部事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自 張太后崩王振權益專侍講劉球上言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卿得罪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若拷令

招球畫此謀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棄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衣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棚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泣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鬬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云

寫圖雜記正統初　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由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爲本朝之極盛自　太后上仙楊榮已歿上奇以子稷之故堅閉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委靡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持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雖都御史王文之剛亦屈焉天順日錄記王振既得擅權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徼譴見謫始惧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以得禍衆聞之益惧皆具

禮進見從此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壽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見一揖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如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堤防勢不可止君子聞之太息而已

羣書類考曰國家閣宦與公卿之權相盛衰天子剛明早朝晏起日御文華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或晏安是懷相臣不得覩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閣宦蓋公孤虛坐內閣累日積月朝鐘不鳴章疏之入司禮監文書房事之可否特出於內批公孤不得而與故三楊在宣宗時言無不售至英宗初則拱手惟命無如之何一人之身前後所遭不同如此

皇明策要記我　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常置鐵牌高三尺許上鐫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尚存　英宗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建拔祖宗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樹立紅牌上大書八字宮員人等說謊者斬戒內臣牌即此類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繫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

錯簡辛棄

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名試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

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隆州爲府上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如諸公放之史第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非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返邦國命其徒清進特詣思恩府上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貴至廣西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七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

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其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其二其三似不及其一之悲切而自

然然恐皆好事者傳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攸既已深當滅蹟以終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野史曰初建文嘗見蜀王及沐英求起兵而二人不從故止于廣西或往來蜀中初壬午忠臣之子後正統初至廣西見一老僧乘馬入寺隨之抵內室察其舉止不凡遂以情告帝泣曰吾老矣人心久離不能復舉大事勞吾兒遠來意良厚然無如天命何二子泣拜終不肯就乃出遂為從者所告捕二子于獄將論以妖言帝曰是吾殺二兒也不可不出乃詰按察司坐庭下官詰之曰我建文皇帝也具白逐迹及二子冤狀官司不敢決留之後廨而會鎮巡官以白于朝詔戍二子于邊驛送甚文入京或云帝居廣西山中乏食命童子打玉帚出易戒曰見乘軒者示之如言而有司覺其事奏囚入京王振以米囊歷殺之或云景泰初天子蒙塵天下洶洶而民間傳帝不死故執政大臣偽造此事以歷人心其實未嘗還也

出徐武功頗有源委

按弘治中禮部王主事蘇人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帝以恭仁康定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元之季主如天

按詞林記謂吳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識者非之後謝絳酒鐸亦謂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為禮部所格至嘉靖中竟黜之

冊 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自此多事矣○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

按陳鎰蘇州吳縣人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為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伐遞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惟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雨飢必賑濟民益戴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鎰舁轎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也及鎰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其得民如此及文代

之欲懲其寬而濟以猛識者以爲宜然民陽畏而陰實
怨焉且旱澇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陸燦
庚巳編稱鑾父孟王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今降
生爲爾子以大爾門遂生鑾觀鎮陝西異政理或然也
七月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校國學門時王振惡勉守正是
以傾之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踊哭奔訴闕下請赦
勉者數千人遂得釋○王振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
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
陳鑑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爲　上在步稍後徵
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
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
圖乃　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　圖籍曆歷其上甚多
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
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充
軍振之作威如此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監祭酒胡儼卒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懷慶○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
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誹
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上賜璽書慰之曰卿歷事　祖宗寔惟簡在暨朕嗣統啓

沃彌贊厥勞尤多比卿子既乘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之喜朕心惻惻惟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以理自處勉進藥食蚤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事若藩泉都邑或出巡者以實來告士奇反聽子之譖而疑之有阿附諫子之善者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恐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疾不能起朝廷猶安慰之上奇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祗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進曹鶚翰林學士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羨稾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楊循吉曰楊文貞薦達士類多陟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焉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翥爲都憲吳敏德訥爲檢討陳嗣初繼嗣初教書儒生文貞初不相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一詩遂薦之今人雖見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何孟春曰權衡之地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楊文貞在閣時其婿來京久之當歸念無囊資會有知府某犯賍干萬貫緣是婿賂之數千爲之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

持盒食至院云楊少師與其某知府送飯該道官遂親下獄釋某知府刑具候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爲巨擘愚獨恨其睚眦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哉

陳建曰楊文貞在本朝固爲大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可止之義知進而不知退也古大臣不行耻也正統之初王振則止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正統之初王振之權已彰時事一變文貞年踰七十可以去矣然僧曰主少國疑邊事孔棘未可求安去也自太后仙逝天下大權盡屬巨閹掌之文貞復何所恃復何所諉而不去哉且子稷之惡既播家且不能正矣如正國何猶尚覥顏具瞻之列不獨于振猷之天下之人亦指而議之矣桑榆境迫尚貪榮寵戀戀而不能舍鐘鳴漏盡死而後已知止有耻者固如是乎惜夫以文貞之賢而於此不能無憾楊文定後二年亦卒于位其失與文貞不殊嗚呼胡儼黃淮與文貞同入閣者急流勇退鴻飛冥冥今二紀彼何人哉吉水周學士叙與王柳庵書論楊東里公卿皆拜于其門裏上大夫公論不能掩也其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沈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已巳中秋之禍周學士與楊東里爲同鄉其論誠不誣矣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內官陳景先送女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彩幣等物且治私事踰期復命詔錦衣衛鞫實○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
七月賜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
閏七月浙西太水○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由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亭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亭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乙丑　正統十年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鎡等于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勑吏部工部詞訪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羣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奬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從之于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鎡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賜以勑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實旌勵循良盛典定制舉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遞給勑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塲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

私役軍士耕種甚者起蓋寺廟立窯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艸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令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謫監察御史李儼戍遼東鐵嶺衛儼在光錄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謫之○錦衣衛卒王永爲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爲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商輅浙江嚴州淳安人鄉試亦第一宋朝舉三元者凡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況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爲時名臣豈非浙省山川氣運之盛致然與蓋國初文運惟江西獨盛故時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諺此後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稍不及矣

五倫書成凡六十二卷○進內閣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並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鼐等同辦事愉尋卒

按鶚眞定晉寧人循江西秦和人愉山東臨朐人衷鳳陽定遠人此五公繼三楊後登庸當國者又別是一番人物然其人品事功得君行政不如三楊遠矣此亦世道漸降一驗與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癘甚衆乃遣英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墊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

六月賜司禮監王振并各監太監錢僧保高讓曹吉祥祭忠白金寶楮彩幣諸物仍命振姪林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僧保姪亮讓姪玉吉祥弟整忠姪英俱爲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勑振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此恩義之兼隆古今之通誼也爾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晉在　皇祖時特以內臣選扳事我　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今器委用既隆勤誠益至肆我　皇考念爾爲　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朕自春宮至登大位前後幾二十年而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賁翊維持靡所不至至言忠告裨益實多茲

特勑賜給賞擢爲爾後者以官詩曰無德不報書曰謹終惟始朕眷念爾賢勞昕夕不忘爾尚體至意始終如一致我國家有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

十月以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李暹卒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副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兒罕凡五崖返暹姿貌英偉言詞辨正遍歷諸國皆得其歡心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丙寅　正統十一年

正月始命各省皆以內臣鎮守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禮義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辦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避之矣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

代竹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庵所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麻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詬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四月朔日食○優寇浙西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莪園雜記云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咸勸卽宜致書謝卽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謝卽辛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卽天台人後仕至吏部尚書卽史按此楊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訣佞成風何處尋討直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爲內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沛有相度斯亦確論也夫寓園雜記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宴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眞言英宗以幼冲卽位三楊閣老慮聖體之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詰閣下預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崩三臣卒無一人敢復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爲定制天順日錄云予自少惡見佛老人有挂其像者卽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王家宰宅見正寢東一室嚴整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歎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楊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觀之乃觀音像也不失咲嗚呼人其人火其書將誰望耶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作晷影堂

九月鄺埜爲兵部尚書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是

年召楊寧還侯璡參贊雲南軍務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詔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劉俊等令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蓋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許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曩端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上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為兵有勑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鹹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詔從之

按當時邊患惟安福劉公球與吾邑羅公亨信明炳幾先識於未然而懇懇言之而惜乎王振冥然罔覺悍然弗顧也可勝歎哉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翱右都御史以征剿遼賊功也

當時王振憂閩邊釁如攬川之役亦已再矣獨貽及也先逆穹也閩覺遂命球言之于前

崔亨信言之于後而按俱不時從卒致有未之變其死亡誅勝矣雖寢其奏而食其畫豈無厥忠哉

當時獨知重通只有這節可取宗社所以保安也

可笑可恨此不福英宗者因一律矣

當此之時何不即教喜寧以絕福本

○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太監喜寧侵太師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率自淨身家奴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贖徒自淨身者戍廣西南丹衛因勑禮部盡收功臣私蓄閹奴入宮○以蕭鎡爲國子監祭酒○以都督僉事后亨爲左參將守萬全亭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强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不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繼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

諸領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于王振捕之下獄箠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日晏不輟霖永等不能堪乃令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詣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遲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于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爲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進士爲庶吉士止選非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按是科岳正王恕劉珝夏寅陳俊後皆爲名臣

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綵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允禮部尚書胡濙出班

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時得免拘執
人謂深得大體云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及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

按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捴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捴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捴甲嘗佃人田例于輸租外餽田主薪米鷄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堪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司追攝之拒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左右參將鄧德新爲左右參將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元順帝日錄記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右布政抵任計嘗所費驗戶斂之貧乏不堪者甚爲所迫于是鄧茂七聚衆爲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浙寇聞風而作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搔如此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並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檀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東滙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合于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摠什

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是也瓠子在大名府開州城南二十五里館陶今東昌府館陶縣屯氏河即今衛河東郡即今東昌府地方博州今聊城縣平原今之德州渤海今景州滄州武定州皆是清河今廣平府清河縣及眞定棗強縣是信都今爲定冀州深州地瀛州曹林今冀州西南清河在今淮安清河縣開州地梁山濼在東平州即泗水下流發源太安州經濟南府長清濟水故道自兗州東北流經濟陽武定濱蒲臺利津等州縣界入海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二葉復據孟養跳梁爲患朝廷復命驥摠督軍務以都督官聚充總兵張軏田禮爲副調土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棚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

按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眞天威也

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
樹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
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
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
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
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
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
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己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頒己巳大統曆于百官

岳正論曰己巳大統曆書二至之late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卽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夫曆日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揆其本乎後果有
土木之變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摠兵官保定侯梁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摠兵都督范

雄董與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豫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召張楷劉聚還罷職不叙巡按福建御史汪澄以畏避妄奏賊情徵下獄誅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與賊戰陌陣而亡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王○北虜來貢尋引兵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矧發兵寇邊○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氏部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于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誅將士多死傷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保張軌等先後擁師所至人遮泣乞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發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軍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令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寶爲意世道陞降之機無乃有數存焉吾于是不能無感

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入朝留爲戶部尚書

天順日錄記周恂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焉

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被雍蘇州吳縣人才識聰敏嚴明敢爲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重按一年回京復擢僉都巡撫時雍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恩威大著凡臨懋輿情其後官民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滯該施最韓都例繼之者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無所出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大理寺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二時不雨恐刑獄不清所致詰會審刑部都察院獄以消天

變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齎勅張黃蓋騎道于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王驥擒苗酋滥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皆效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

丁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狼恣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二日移

數里不敢詰秦又黃河改徙往東流于海滄浸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理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張楷撫平浙賊班師

七月熒惑入南斗時侍講徐珵藉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韃子婦耶乃行

按通鑑綱目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日梁武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

避而下殿以禳之時魏王爲高歡所迫自洛陽奔長安梁主聞之歎曰虜亦應象耶嗚呼變不虛生天人感應徵往如此誰謂冥天道遠耶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御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振又欲進兵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該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

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滕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
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
復前若有疎虞隔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
臣子固不足惜　王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營雷雨大作滿營
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
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
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
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非狩先數日師過鷄鳴

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
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野請　車駕
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
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
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
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
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
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
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
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

乃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命婦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纔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驟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虜酋也先奉　上居之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

孛羅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罵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驎龍猶在安得害之當

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亦也先弟也○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衮龍段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王爲輔代摠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隨擁入太監金珪傳令旨且退衆奮欲猝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趕去給事中王竑憤起猝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

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譁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卽眞之議益急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遂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經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繚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自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

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表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旣戲虜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偷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　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旣淹久虜驚擾而去○上旣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騸馬　上令表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

騂駝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表彬者
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
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
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
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
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
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
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
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　皇太子幼沖

未能踐祚遽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
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吉命翰林修撰
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
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沖鶴
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臥
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
瑞也因教以不軋使人藏利斧斂桶中破脚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如
歸市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

敗城中饑死者如疊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
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
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
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
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
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郕王卽皇帝
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

現于公卷卒
教言而天下
事已定真得
危時濟變之
才已

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
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
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
舍餘丁義勇赴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
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
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
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
如王竑葉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
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覇上倉粮不可損棄以資寇宜令
在伍人員悉詣闕支准作月粮之數實爲兩得　帝皆嘉

納施行之○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擢郕府左長史儀銘
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
爲太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
丞楊輿爲戶部郎中先是　帝在郕邸吏部奉勅擇儒官
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
翥由修撰爲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爲審理山與輿由
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及此後
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
輿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貴

不可預料如此○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爲副
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
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被我朝民壯之制權輿于此）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
膝望之竦然先恊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
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
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

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　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宛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寢陵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宣言于衆曰宛則君臣同一處宛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是日水東日記云巳巳之變徐元巳最原有時名太監金瑛趣問計以南遷對瑛艴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

築京師外城濠爲太監興安所鄙一事似皆未爲得也粵濱逸史曰巳巳之變變興非狩狂虜復捲二重地又復震撼一時文臣武將魄喪胆落無任張皇而一二內臣如瑛如安乃能淵識卓見鎮之以靜不少爲浮議所搖晏然如山不震不聳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召亭輩以戰守之務卒之神器幾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雖謂之朝廷有人猶可不可以爲宦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監定以固帝心于內則雖外有于謙數百輩亦無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彬彬有人不下今日惟在帝左右無英安匹所以雖有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不爲趙宋其機只爭毫髮嗚呼是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豈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招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按于公此舉監趙宋時金人圍汴據牟駝岡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勢甚猖狂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處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瑄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一九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

胡潑王直于諫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標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云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爲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表彬執持唅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賜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卻之胡潑王直言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遂至關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

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
督河間濱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
並起爲盜故也○改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淵四川江津人○擢吏部侍郎何文
淵爲吏部尚書文淵初由温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數年
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
尚書仍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
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
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名臣錄記時遣事監急下部移文成造盔甲厥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周公恍取所積餘米依數成

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
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又
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勑命周公恤如供辦時公以
議事赴京遇諸途勑使
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
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
然從之益加敬重此亦
所謂周而敏也併著之

監察御史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謹天變急先務正軍法
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選羣吏疏上　命所司知
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
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
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云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虜必擒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虜人畏之呼爲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糾衆數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及是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焉○永東日記云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揜者亦賴　朝廷王張以成其名耳益自宣德來已受知于　上三楊公皆愛重之如衡所誣而貶衡廣西繼爲部卒李文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士之義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啓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可卻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按古今立國邊藩爲急我　朝建都幽燕迫近胡境大寧既失所恃者宣府少爲屏蔽耳　正統之末當國者

惟知保京師而付宣府荷不守則
山後者淪寇攘 陵寢之外而胡騎鴟鏡非門矣何以
爲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誓永以守不獨一城生聚蒙
福而京師實賴之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
同則郭登之
績尤偉焉

郭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
年秋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衂邊鄙無完地大
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
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 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
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
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痛恤于是晝夜籌慮修
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
義從鴈門入援先以獵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
險虜賊流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關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
尾不救之患且曰患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敵在天不
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荅焉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
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
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興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諜徉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入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蘊武廟者嘗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尋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麟衣貂裘遂

寘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于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　聖德韃衆每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温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

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十二月虜寇井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驅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上皇太后册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天順日錄記張輔爲文廟功臣乎文武回進爵爲公位羣臣上　疏朝皆優寵之安享福祿榮名數十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洎王振專權視勛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于輔而不敢慢輔既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沒于土木之難以忘衰墊焉輔爲人寡言笑資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濂淮安人

天順日錄記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撫廣東者多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深德之累陞

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　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剋深平閩寇歸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喜結中貴性猜忌利藪取精務充國課商民困疲或不暇恤焉所舉亦正言論風采動人大抵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沈陽伯謚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騰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郞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爲異入閣二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恤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納粮分俵

救閻雜記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養馬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請寄馬騎操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